

6月18日至8月18日,2019年全国基层院团戏曲会演在北京举办。参演剧目覆盖全国31个省市区,涉及30个剧种。30台大戏中,现代戏17台,占比达57%,体现了基层院团扎根基层、关注现实的创作特点。本报已于7月8日7版、7月15日6版、7月22日6版、7月29日6版刊登了相关评论文章,此次为会演剧目评论系列之五。

## 2019年全国基层院团戏曲会演剧目评论(五)

### 秦腔《关中晓月》:古老秦腔的现代提升

王 旭

戏曲现代化是永恒的艺术命题,最重要的是在剧目创作中真正赋予现代思想,让戏曲的传统文化属性与时代审美标准能够顺利相通。新编现代秦腔《关中晓月》成功地做出了示范性的创造突破。该剧立足在“晚清国运已颓废,岁逢庚子局势危”的特定社会转型期,剧中的商英还保持着历史原型作为秦商女杰的基本定位,剧中的慈禧还是那个王朝末代不忘骄奢的贵族女性,剧中的岑春煊、李莲英以及存在于谈论中的于右任等人,都还带着时代更迭时特定的个性特征。但是就在忠于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剧作聚焦于关学大家刘古愚的生死转机,从商英这个女小女子内心激发的义举出发,将她的情感变迁嵌入中国近代大历史更替变化的背景下,展示历史交替时期文化命脉的存续,以崭新的艺术解读,诠释了清末动荡国事中的生命操守。

剧中的5个主要人物彼此呼应,共同凝结成息息相关的人物关系。在西逃中仍然不忘捕杀康梁余党的慈禧,始终担心维新力量“趁国难图谋不轨”,有着“南康北刘”之称的关学大家刘古愚,就此成为动荡国事中问题和矛盾的焦点。这样的情节设置实际引出的命题是:没落的封建王朝与前进的时代力量之间的对抗角力,而前进的时代更主要体现在千年关学始终滋养关中的生活历史走向中。

该剧遵循历史的足迹,解剖历史纪闻的缝隙,透视人性人情的幽微,深刻展示了在新旧思想更迭之时,一个普通女性执掌文化命脉的传奇故事与心路历程,张弛起契合人性的情感抒发与精神动机。剧作家郑怀兴让笔下的人物超脱开



秦腔《关中晓月》剧照

事件的束缚,真正直面心灵与精神的碰撞,人与人之间看似彼此感染,相互理解,实际他们在精神本质上却形同陌路。尤其是商英与慈禧,双寡夜谈,相对垂泪,但是各人心事各人知。一个秦商巨贾,一个王朝女主,都在辞情恳切中褪下了沉重的精神包裹,但最终在社会担当、思想立场、文化精神的秉持上,分道扬镳,南辕北辙。郑怀兴选择了透视心灵的至高难度的编剧法,同时也深刻地检讨着传统文化里支配民族命运走向的思想指标,超越了习惯性的二元判定,而走向了文化多元的深刻透视。特别是剧作延续并极大发挥了郑怀兴“写心”戏剧的创作手法,全剧人物关系几乎全部由心灵变化作为情节发展的基础,很多场次中的人物虽然身处同一舞台,例如商英与岑春煊、商英与慈禧、岑春煊与慈禧等等,但却各怀心事,正话虚说,显示出强烈的心灵角力与精神冲突,形成别具一格的历史剧写作风格。

艺术指导王晓鹰和导演何红星在该剧的二度创作中,选择了极

具民族戏曲特质的表达手段,用深刻的戏曲体验来实现形象在舞台时空中的鲜活再现。导演们充分尊重戏曲规律,挖掘延伸了戏曲在古典时期就已经高度成熟的艺术手法,将这部作品中充盈的人生历练与生命感悟,透过表演调度,形象地张扬出特定历史中的人性悸动。全剧结构行云流水,一气呵成,生动地塑造出商英、慈禧、岑春煊、李莲英等艺术形象。特别是诉诸心灵的场面与表演,大多要借助眼神、语音、形体、情绪等深度体验,结合身段、程式、场面、调度,共同渗透在人物关系铺排中,显示着戏曲艺术对体验性的最高艺术创作手段的灵活把握。尤其是秦腔名家齐爱云的唱做表演深沉婉约,悲情四溢,包括她在与刘古愚、慈禧、岑春煊等人的情感交接中,始终保持着这个独特人物在现实与心灵的分寸感,韵味悠长,极大地发挥了“戏者戏也”的戏曲品位和审美趣味,让观众真正进入到艺术欣赏的境界探索。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

### 婺剧《血路芳华》:血路有尽 芳华永驻

李世涛

婺剧《血路芳华》讲述的是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女战士郝秀英与战友在荒原雪山奋勇杀敌、甘洒热血,新中国成立后在烈士陵园做守墓人的感人故事,通过跌宕起伏的情节、扣人心弦的场面,艺术地再现了一段不应被遗忘的历史,是一曲充满悲情与豪情的英雄主义壮歌。

该剧富有情感感染力和思想震撼力,要得益于精妙的艺术构思,首先体现在戏剧结构和场景安排方面。由于时间跨度很大,编剧截取了三个时间点,通过运用闪回的方式,巧妙地三个时代串联起来,比较完整地呈现了主人公郝秀英悲壮而又传奇的人生旅程,实现了历史与现实的对话,彰显了以郝秀英为代表的西路军女战士的革命理想与坚定信仰。此外,《血路芳华》有意回避了与敌人正面斗争的血雨腥风场面,将戏留给了郝秀英与战友、藏民之间的相处,这一方面增添了该剧的生活质感,另一方面也更加突显了战争的残酷性。同时,场景的安排也别出心裁,巍峨陡峭的山峰、雄浑粗犷的

雪山、汹涌湍急的江水……这些共同构成了一幅奇妙的图景,世外桃源般的牧民生活,色彩斑斓的藏族帐篷为该剧染上了一抹亮色。

人物是否鲜活是我们判断一部戏质量的重要标准。该剧的核心人物郝秀英有四个重要行动,显示了她独特的个性:大敌当前时的挺身而出,保护战友孩子时的舍生取义,面对心上人求婚时的含泪告别,陵园落成时的主动请缨。《血路芳华》正是通过这四个行动,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西路军女战士。除了郝秀英之外,其他几个登场人物也有其鲜明的形象特征。如果说对郝秀英的塑造是浓墨重彩,那么在塑造这些出场不多的人物时用的是白描手法,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了他们的轮廓,未必深刻,却也生动。

创作《血路芳华》的特殊性和难度,主要在于如何去认识和再现这段历史,但戏剧本身并不承担还原历史的责任,观众进剧场是看故事,看人物的故事。从创作的角度讲,人物在行动中体现出的思想与情感,本身就凝聚着创作者对历史

的认知,所以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座宝藏,是戏剧创作的起点和终点。《血路芳华》一剧中,创作者没有一味地描写女人在战争中的无畏与牺牲,而是穷尽笔墨去展现她们最朴素的情感,因为朴素,这些形象更加真实和动人。

除了剧作构思精妙之外,《血路芳华》的舞台呈现也非常精彩。导演流畅的舞台调度和对节奏的把握,有力地渲染了剧情和人物,转台的运用也使该剧的转场自由灵动,同时,在慷慨激昂的高腔中融入了美妙动听的民歌小调,给人以悦耳及赏心的艺术享受。在剧中扮演郝秀英的巫文玲,扮相优美,歌喉高亢圆润,更难能可贵的是,她在表演时非常注重人物细微的情感变化,尤其是在泪别恋人这场戏中,她准确地传达了人物的多个心理层次,在跳入江水的这场戏中,又展示了她扎实的功底。巫文玲的表演,张弛有度,刚柔并济,生动而传神地刻画了一位形象美好、情绪饱满、个性独特的女战士形象,而这也是该剧赢得满堂喝彩的重要原因。

《血路芳华》留给我们的思考是双重的。其一,它选取的题材具有久远的生命力,它再次提醒我们,重大题材的重大之处不仅是其关乎我们民族历史,更关乎历史进程中的每一位个体生命,如何开掘出人性的深度是此类题材的重中之重。其二,除了惊心动魄的故事,别出心裁的结构,戏剧最能触动人心的是人物形象,注重对人物心灵的刻画,赋予人物饱满而又复杂的情感,是连接戏剧与观众最有效的手段,也是使作品在同类型题材中脱颖而出根本。(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婺剧《血路芳华》剧照

### 川剧《清风亭》:老戏新演 重在呈现

陈朝正

川剧《清风亭》是由重庆市永川区文化体育服务中心(原永川川剧团)根据传统川剧剧本《雷打张继保》改编的。改编川剧传统戏,选择什么样的剧目、用何种观点、从什么角度进行整理改编?这不仅由编导、导演的思想认识、艺术功力和美学追求所决定,还与时代要求和时代思潮密切相关。改编的《清风亭》,基本沿用了老本的主线和立意,但又有可喜的突破。著名剧作家张昌达在剧本中加强了张文秀、邓氏这对苦命老夫妇的塑造,增写了老夫妇原本生活就备受煎熬,从而强调了孩子后老夫妇养儿的倍加艰辛。剧作家的笔力在剧本中突显,场次相扣,人物突出,唱词优美,在传统戏改编上是一次有益的实践和积累。

此戏的舞台呈现,突显了导演的不凡功力。导演是国家级非遗项目川剧代表性传承人夏庭光。一进剧场,没有华丽的布景、炫目的灯光,引导的印记,大场景只有一桌二凳,这是舞美设计的刻意制作。这种现代戏曲舞台少见的布景,正是夏先生刻意的艺术追求。他的话直白:“观众进剧场是来看演员演戏的,又不是来看布景的。”他的一桌二凳,给演员留出了更大的表演空间。二位打杂师的运用,也正是夏先生的奇招妙笔之处。《清风亭》的二位打杂师,不仅承担了负责搬运桌椅、道具的事务,还直接融入剧中,随剧中情节、人物,直接介入演出,有台词,有身段,有表演,自报身份:我不是你们时代的人,我是这个戏的打杂师,端板凳是应该的。自由地跳进跳出,时而而在剧中时而在剧外,在全剧中起到了剧中人物



川剧《清风亭》剧照

不可替代的作用。

《清风亭》是一出大悲剧,悲剧在川剧中总有一些独到的艺术处理,夏先生总能将川剧的“悲喜剧唱”的特殊表现手法,恰如其分地融入剧中。如当周仁告知张文秀老夫妇张继保回来了,张文秀老夫妇惊喜若狂的情绪:“老婆子,我好高兴!”“老头子,我好欢喜!”他们丢掉了打狗棍、讨饭筐,在一串串的哈哈笑声中,手舞足蹈,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竟像童稚一样击掌为乐。这种“悲喜剧唱”的艺术效果是,他们越是高兴,观众却越是揪心。

一出《清风亭》,出戏又出人。永川有两对年轻的英俊老生、漂亮旦,分别担任张文秀和邓氏的甲、乙角,他们唱做俱佳,各有特色,实在难得。扮演张文秀的蒋永亮,他的表演情感充沛,对继保中外的关爱,对夫人的不愿舍子后又忍痛割让,对昔日娇子陡变恶狼的呼憾天遣……一个老人养出一个毫无人性的孽子,被重创的那种绝望、无奈、无助,每演至此,他人

仿佛被抽空了似的,口在演唱,心在滴血。扮演张文秀的陈仲科,演老生的条件很好,嗓音响亮,身段优美,“唱做念舞”均见功力。他在演“天惩”一场时,运用他高亢激越之声:“张继保!你黑了心,黑了肝,有何颜面配做官。你这不仁不义不孝的娃娃必遭天惩!”将怨、痛、恨的复杂心情唱得淋漓尽致,一气呵成。王欣莲、王丽娜同饰老旦邓氏,她们共同的特点是,能抓住角色的心态,情感真切,朴实纯美,表演得可亲可爱。当她和老伴喜闻继保已做官回历城时,将“浪里钻”唱段结尾的“哈哈哈哈哈打不赢”唱出了“返老还童”的欢天喜地之情,亦为下一场“天惩”,极喜转极悲作了有力的铺垫。

尽管这出戏还有一些值得打磨、提升之处,就在当下,一个区级川剧团尚有如此的上乘表现,已是十分难得。现今在重庆还有一大帮人在坚守川剧阵地,还有一些区县在保护川剧传承,这是重庆川剧的福祉。(作者系原重庆市川剧院院长)

### 秦腔《许铁堂》:用历史温暖现实

石小军

许铁堂于清康熙四年(1665年)起,任巩昌府安定县(今定西市安定区)知县,任期3年。秦腔《许铁堂》以许铁堂为题材,深挖人物精神内涵,并以此确立主题,巧妙编织人物故事,通过许铁堂、陆虎父子、淑娘以及朝廷之间的矛盾冲突,表现了他不畏强权、敢于担当的品质。“文章合为时而著”,剧作家深刻剖析古今相通的优秀品质,构筑古今人心的内在联系,找到艺术作品“永恒的主题”。该剧最大限度地再现了许铁堂当年的风采,找到了同广大群众心灵相通的契合点,与观众产生共鸣。坚实的群众基础,使这出戏成为名副其实的“地域文化戏”。

这也是一出弘扬正气的“现实热点戏”,剧中情节涉及清官、反腐、打黑等热点话题,让其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以新的面貌再现,增强了戏剧情节的历史穿透力,弘扬正气,传递正能量,以历史剧情节恒久的温度温暖现实中的你和我,成为名副其实的“当代人的戏”。

在舞台上,台词是戏剧叙事的重要手段,也是演员让观众从心里对人物产生共鸣的主要手段。《许铁堂》的台词契合故事场景和人物性格,人情入理,同时也充盈着一股浩然正气,与本剧的主题高度统一。首先,针锋相对、反应敏捷。比如,当逼租绑人的陆虎威胁许铁堂“在安定我陆家说一不二”时,许铁堂即对他“在安定县我也是说一不二”,瞬间打掉对方嚣张气焰。其次,巧妙设伏、引蛇出洞。当淑娘喊冤,陆虎赶来威逼时,许铁堂的对白更是有智有勇,回手一击,很好地表

现了许铁堂机智和不畏强权的决心。再次,慷慨陈词充满豪气,情真意切说得透彻。许铁堂听说自己上任以来已有数千饿死,上万人逃离安定,于是他决意要开仓放粮,但以他的职位和当时朝廷的律例,开仓放粮就意味着自寻死路,当别人规劝时,他反问:“如果为官之人都是这样趋利避害,不图担当,那老百姓养我们这一千人还有什么用?”为了使更多饥民不致饿死,他把个人的荣辱生死置之度外:“只图自保冷眼旁观,怎不叫万百姓把心凉?”这些台词都是在特定情景下信手拈来,很好地完成了情节,也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人物性格,剧中人物的命运,牵动了观众的心。类似的语言在本剧中俯拾皆是,体现了作者深厚的语言功力,同时更好地表现了人物性格,也提升了情节的感染力,从而为本剧增色不少。

剧中对陆二这个人物的塑造可谓匠心独运。陆二为了逼租当众绑人,对淑娘又是一片痴情,他与父作对夜救淑娘,“陆家大业大什么女人找不到”,但他偏偏“没出息”地喜欢淑娘。作为“坏人”的他也算

有勇有谋,但当淑娘用计诱套取他杀人夺妻真相时,他却又傻到极点,所以城隍庙一折作看似有违常理,细思则顺理成章。在法场上,当陆二看见设计送他上断头台的淑娘时依然喊出“淑娘救我”。可见其“痴”之无以复加。“痴”中之“坏”,足见其自私贪婪罪有应得;“坏”中带“痴”,可见其人性尚未泯灭。通过“意料之外”的“情理之中”的巧妙表现,使陆二这个人物形象立体化,增加了真实性和感染力,也使一部正剧多了喜剧色彩,增强了观赏性。

甘肃省定西市大众秦剧团团长李亚文巧挖题材、精心选“点”,剧本十易其稿,由甘肃省秦腔新秀担任主角,舞美服装也是精心打造。功夫不负有心人,《许铁堂》得到了观众的认可,大家普遍认为这出戏有传统文化、地域特色、现实观照,有深度、有温度。当然,《许铁堂》在剧本结构、情节线索、故事合理性、人物性格刻画等方面还有许多需提升打磨之处,真心祝愿这出新创剧目走得更高、飞得更高。

(作者系甘肃省戏剧家协会专职副主席、戏剧评论家)



秦腔《许铁堂》剧照